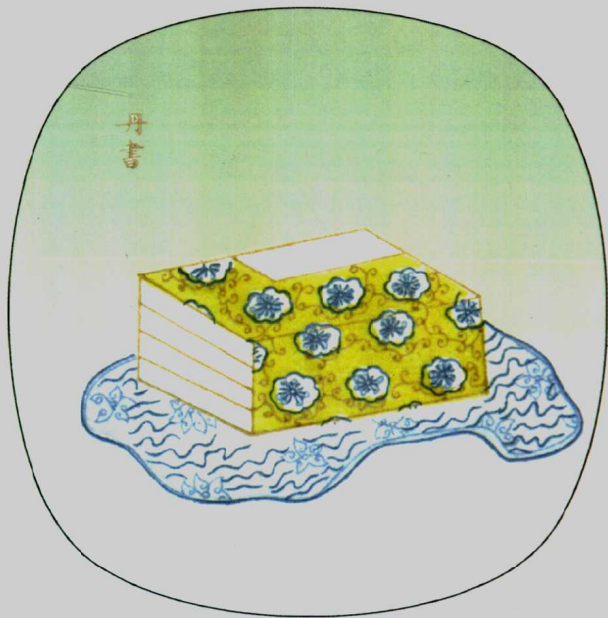


大书小识



抄录一点材料，记述一点想法，没有什么大意思。然而大海不择细流，「小识」有的也许不无小益吧。



辽宁



龚育之

大书小识



书趣文丛第五辑

辽
宁
教
育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书小识/龚育之著.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
(书趣文丛;第五辑)
ISBN 7-5382-5015-8

I. 大… II. 龚…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8617 号

辽 宁 教 育 出 版 社 出 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172 千字 印张:7³/₈ 插页:2

印数:1—6 000 册

1998 年 3 月第 1 版

199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王之江

技术编辑:华 德

装帧设计:张 红

美术编辑:谭成荫

特邀校对:王郁文

责任校对:马 慧

定价:11.50 元

人是从“略识之无”开始学习“阅读”的，但很可能十几年、几十年下来，还未必能真正“阅读”。有时虽然读得欢畅，自己以为“阅读”已经上路，可是同有些内行大家一比，却还矮了一截。此研究“阅读”的必要性之所在。至于西方现代理论家之看重“阅读”，认为它可以表呈潜意识，可以重估思想史，可借以理解人类主体的表意过程等等，自然立意更加高明，只是为文深奥费解，“阅读”此类理论已为我辈所不能，何况用这理论来指导“阅读”，只能表过不提。

看起来，中国的读书界对“阅读”问题的探讨兴趣逐步抬头，这可能是读书札记、学术小品之类畅销的一个原因。若然，真是中国出版界的一大幸事。因为，要让正儿八经的出版业真正繁荣，除了管理层面的适当“松绑”，让出版者和读者有较多选择权，更重要的，是仰仗读者们“阅读”能力的提高，学会使用“选择权”。前面一个问题，已经嚷嚷多年，什么“读书无禁区”，什么“国必须四门大开”等等，在前贤先人、高明主管的努力下，可谓已经大著成效。一年出书十来万种，尽管其中还是问题重重，但毕竟琳琅满目，一走进书店，同过去满壁凄凉不可相比。可是后一问题，似乎还得努力。如果书店的多数主顾们不容易被诓骗，大多读书的人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则何愁优良读物没人赏识，也不必担心低劣读物会占领市场了！

一念及此，又激起我们再编几册《书趣文丛》的勇气。因为环顾书市，虽然同类出版物不少，仍然有不少“阅读”大家“漏网”。而就中国近代“阅读”史来看，这些位大家是不能不

令人注意的。从大家名作中学习“阅读”，可能比研讨符号学、解构学之类阅读理论更容易措手，更易为人接受。时下同类的丛书已有十多种，有些更以“一网打尽”为职志。无论就事业就商业言，我辈大可就此退隐，另觅谋生或不谋生之途。但从补苴的角度说，似乎还有可为。因为凡事如欲“一网打尽”，必然有所子遗，从而可以让一些小编辑来作补苴罅漏的营生，各尽其能，却也相得。何况从这里所选十位大家的名作可以看出，以中国之大，“一网打尽”委实不易。

讲到这里，似乎还可交待一句：《书趣文丛》产生的原委之一，其实就在补苴罅漏。人们误传它是同类丛书的始作俑者。大误。在它之前，已有有关的著名丛书。只是一时之间，有关的丛书容纳不了如许选题，不能不压缩范围。一时所下十来个题目，而编辑手边已经有稿，又正好在有的刊物中出现了读书有趣或无趣的讨论，于是只能“分流”。“分流”也者，其实也可叫“嫁祸”，因为所以所下选题，只是为了害怕亏本（当时也确实亏不起）。将不肖的“赔钱货”远嫁关外，配流他乡，隔不多时，流外之物居然成材，而且蒙名流大家赏识，得以持续出版至第五辑，实为始料未及。然而归根结柢，还得感念关内关外的诸多公婆，耐心帮助抚育。编撰中国出版史的衮衮诸公，大可以此事为中国出版“全国一盘棋”以至兴旺发达的一个注脚。一笑！

脉望

1997年10月

大	目	1	自序
书		3	大书小识之一：读《毛泽东诗词选》随笔
小		5	在寒风中抄录
识	录	7	过岷山的“三军”
		9	大夜·璧月·餐蚊
		12	“刻诗止于此矣”
		14	“马背上哼成的”
		16	雨中访娄山关
		20	用书信注诗词
		24	传抄诗稿种种
		34	自谦·自知·自得
		36	附录：关于《有所思》
		43	大书小识之二：读《毛泽东论文艺》随笔
		45	关于卷首篇
		49	关于《论鲁迅》
		51	关于在“鲁艺”
		54	关于浪漫主义
		56	关于“两个配合”
		59	关于“双百方针”
		66	关于人民性

71	关于准确化
76	关于“再批判”
81	关于《武训传》
86	关于《红楼梦》
98	关于“两个批示”
101	关于编辑误失
105	附录：宋贵仑著《毛泽东与中国文艺》序
109	大书小识之三：读《毛泽东早期文稿》随笔
111	终于
116	“早期”
119	比较
126	毛与胡适
143	《实践论》三题
145	《实践论》的写作、流传和发表
151	附录：关于《实践论》的最初发表给友人书
154	《实践论》和关于“狭隘经验论”的争论
161	从《实践论》谈毛泽东的读书生活
169	关于毛泽东读哲学书的几封信
171	关于思想方法论
176	关于社会发展史
180	关于哲学通俗读物
183	毛泽东与自然科学
185	“多向自然科学学习”
188	进化论与救亡图存
192	遗传学与百家争鸣
196	关于机床设计发展战略的讨论

199	坂田文章和《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
206	杨振宁、李政道、格拉肖、“毛粒子”
211	“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217	附录：毛与傅鹰
233	后记

— 自序

毛泽东著作，大多讲大道理，有大气魄，不妨称之为“大书”。读毛泽东著作，重要的在识其大。我的这些读毛札记，大多属于“小识”。抄录一点材料，记述一点想法，随手翻到，信笔写来，没有什么大意思。然而，大海不择细流。“小识”有的也许不无小益吧。

大书小识之一：读《毛泽东诗词选》随笔

在寒风中抄录

那是一个严寒的日子。

严寒，是说的自然气候，也是说的政治气候。一九六六年的尽头，正是“文化大革命”狂暴恣肆之时。作为给揪出来的“黑帮分子”，被勒令每天清晨去打扫大院里的垃圾。大院里扎了许多席棚，是京城里大字报和看大字报的人集中的一个处所。清晨人还不多，席棚上的大字报每天都有新的，我们打扫垃圾，也就获得了看大字报的机会。在铺天盖地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大字报中，忽然看到几张与此无关的大字报，抄出了几年前毛泽东对自己的诗词所写的注释，是我以前不知道的，真使我分外的喜悦。

传抄稿显然可信。一篇前言，开头就是：“我的几首歪词，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广州，见文物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刊本，天头甚宽，因而写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前言末尾注明：“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注释共十四条，大都是说明各首诗的写作背景、主题思想和当时作者的心境的。比如：《黄鹤楼》那首，在“心潮”下注道：“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击，从此找到了出路。”《会昌》那首，在“踏遍

“青山人未老”下注道：“一九三四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娄山关》那首注道：“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作者自言心境，而且一再“苍凉”、“郁闷”、“沉郁”来说明写作当时的心境，同那些只知一味颂神的虚夸解释不可同日而语。谁还能怀疑它的真实性呢？

我赶紧把它抄录下来。寒风中手指都冻僵了。回来誊写在我的那本《毛泽东诗词三十七首》上。那是文物出版社一九六五年八月第二版，天头也较宽。红卫兵封了我家的书，但经我抗辩，毛泽东的和鲁迅的书未封，我还可自由查阅。我在书上记下了这番抄录的经过，并注明日期：一九六六年主席七三寿辰后之第三日。我猜想，红卫兵这时抄出这几张大字报，可能是祝寿的表示。

过岷山的“三军”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为纪念毛泽东逝世十周年，出了新版《毛泽东诗词选》。这是现在的通行本。这个本子的特色，一在注，二在选。注的特色，在于主要依据作者自己的说明。编辑部的《出版说明》中说：“作者对某些作品原来就写了注释，本版概依前例附于原作之后，标为‘作者原注’。一部分诗词在报刊发表以后，由于诠释者对原作意义有不少误解，作者因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文物出版社同年九月刻印的大字本《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的书眉上作了一些批注。那些批注作者没有发表，现在采录，标为‘作者自注’。此外，一九六四年一月，因为外国文书籍出版局（现改外国文书籍出版发行局）要按照本社一九六三年版《毛主席诗词》出版由钱钟书同志主持翻译的英译本，应英译者的请求，作者就作品中一些解释有分歧的词句，一一作了口头答复。为了适应多数读者的需要，编者根据作者本人的这些解释的记录，以及对作者诗词有专门研究或对其中多数作品写作过程比较了解的同志所提供的帮助，对每首作品都加了注释。”

细检书中“作者自注”，共有九条，同我当年从大字报上抄录的相比，少了五条。五条中四条，虽然没有以“作者自注”的形式出现，其实质内容还是被编者采录，用于编者所写的注释中。这样做，大概是为了对原来作者自注中的某些文字略作修改的便利吧。没有采录的只有一条，即《七律·长征》那首中的“更喜岷山千

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作者自注：“三军：红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不是海、陆、空三军，也不是古代晋国所作上军、中军、下军的三军。”编者所写的注释是：“三军：古时军队曾有分中、上、下或中、左、右三军的，以后泛指整个军队。”

编者不采录作者一九五八年对“三军”所作的注释，是有见地的。尊重作者自注，不等于编者就不需要独立思考和判断。这首诗写的长征，显然只是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的长征，这从所记的五岭、乌蒙、金沙江、大渡河的长征路线，即可证明。而且此诗注明作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即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时。而红二、六军团的长征，是在这之后的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才开始的，一九三六年七月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二、六军团才组成红二方面军。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北上甘南过岷山，是一九三六年八月的事。如果把过岷山的“三军”解释为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就发生一个把以后发生的事情说成作诗当时的事情这样的问题。作者一九五八年作这样的解释，是从更广阔的背景来回顾整个红军长征的历史，而忽略了写诗当时的具体背景。他不同意有些注家提出的海、陆、空“三军”之说，也觉得古代晋国上、中、下“三军”之说过分拘泥。其实，“三军”之说，固然是从古代“中、上、下”或“中、左、右”三军而来，但已演化为“泛指整个军队”，乃至泛指“大军”。《辞海》解释“三军”，亦作“军队的统称”。语云：“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本不必拘泥于古代之军制的。

大夜·璧月·饕蚊

从大字报上抄来的作者自注的前言中，还有这样一段文字：“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修改他的《古小说钩沉》，然后说道，于时云海沉沉，星月澄碧，饕蚊遥叹，予在广州。”

看来毛泽东是凭记忆写下这段话的。当时我查了《古小说钩沉》，没有找到所引的话。这话见于鲁迅校录的《唐宋传奇集》《序例》的篇末，原话是：“中华民国十有六年九月十日，鲁迅校毕题记。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毛泽东读了《唐宋传奇集》，对这几句题记有深刻印象，并有独特解释。他的解释着重在“饕蚊”（他把它记成“饕蚊”）上，把它当作对反动派的比喻。“大夜弥天，璧月澄照”的景象和含义是什么，他大概未加考察。凭记忆引述而出现书名和文字的差错，正好表明作者不是作考据，记历史，而是在发挥诗人的联想力。有趣的是，类似的四言四句的写时写景文字，《唐宋传奇集》中甚多。如《长恨传》，记方士到仙山寻觅杨太真，其中有句：“于时云海沉沉，洞天日晓，琼户重阖，悄然无声。”

毛泽东注意到鲁迅这几句别人很少注意的题记文字，并且领会出或赋予它别样的深义，是很有个性特色的。

很久以后，我读到许杰的一篇回忆文章，说当年在上海一次聚会上他亲见郁达夫当面问过鲁迅，“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是什么意思。鲁迅说：那是我有意刺高长虹的（见《鲁迅